

6 破晓·人工不智能·飞升

- **剧目：**《破晓》《人工不智能》《疯子的决定》
- **作者：**小波
- **关键词：**理想主义，戏剧，现实，喜剧，梦想
- **剧目简介/梗概：**

这几部戏都出自小波之手。最早在 2023 年 4 月 22 日《破晓》《人工不智能》《李家大院》《疯子的决定》四部短剧一同演出于国际关系学院“春 X 夏喜剧日”。几部戏几乎都是以两名角色为重心的戏，且戏与戏之间有藕断丝连的联系。《破晓》是天津解放前夕两名“国民党小兵”相声般的有趣博弈；《人工不智能》展现了作家在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的喜剧经历。在每部戏中不断出现的两个角色似乎总存在某种联系，这最终在《疯子的决定》中指向有关戏剧艺术自身的讨论。《疯子的决定》也在 2023 年第一届鼓楼西高校公益展演上演出。

- **预计演出时长：**15 分钟（破晓）+15 分钟（人智）+30 分钟（疯子）
- **演员人数：**3 人，2 人，5 人（不变的两名演员扮演几部戏的两名核心角色）
- **创作时间：**2023 年
- **是否允许他人进行非营利性演出：**是
- **演出前是否需要联系作者：**是
- **文件类型：**PDF
- **作者联系方式：**暂不公开。若想获得作者联系方式，请联系 storythief@foxmail.com
- **演出录像：**www.bilibili.com/video/BV1wM4y1b7FD

该剧本来自【青年戏剧广场·剧本市集】

欢迎访问 youtheatresquare.gitbook.io

破晓

编 剧 | 小 波

破晓

背景：平津战役胜利前夜凌晨，北平国民党某情报指挥部内。

甲正伏案在电报机前传递消息。

甲：问主席好，问将士好，经潜伏我已获悉，国党余孽虽被包围，却仍暗中计划，准备对主席所在的西柏坡发动偷袭，具体时间和部署为.....（接电码声）

甲发完电报起身谨慎走到门前，附耳倾听门外动静，准备离开；正在这时乙焦急地突然后退推门进来，将甲撞至门后。乙往电报机走去，门回转，乙发现甲。

乙：诶.....？甲弟，都快天亮了，还没休息呢。

甲：这不是乙兄吗，什么风把您吹到这里来了？

乙：我——出来随意走走。

甲：哦——您出来随意走走？

乙点头。

甲：您（拖长音）从指挥所带着一把配枪，走过两里公路，跨过三道围栏，通过四个哨卡，经历五次检查，爬了六层楼梯，七弯八绕费了九牛之力，看上去十分焦急，就是为了随意来咱这电报科走走？

乙：嗯~~？我身为你的上级，去哪难道还要跟你报备审批不成？倒是你，前线告破，十万火急，这九死一生的档口，你反倒对我八面威风，

真是气得我七窍生烟。我六次点拨你的工作，五次向部长替你美言，你的四轮升迁都有我的功劳，你却在这儿三番两道对我出言不逊，真是好一只中山狼！你说！你刚才鬼鬼祟祟是在干嘛？

甲：哼，我不过是在向总座所在的南方部区汇报战况罢了。

乙：这还用你汇报？总座在逃跑……哦不撤离前早就已经做好了周密部署，现在的北平城可是由傅作义大帅亲自率领我党五十万精锐在镇守，那叫一个固若~~金汤！

甲：嚯！

乙：更别说那共匪，装备落后，还在用他们那土枪土刀；（画外音：“诶，你拿着自个儿的枪了吗？”“没有啊，军需处说没枪了，让我拿木杆子装装样子”）补给短缺，在城外缺衣少食；（画外音：“这次贪了多少？”“嘿嘿，一个营的军饷克扣一半，赚翻啦”）不得民心，你瞧瞧这北平城里的百姓，哪个敢说我们一句不好？（画外音：“营门口抓着一个反动分子！”“干嘛的？”“说是老婆被兵抢了，喊冤”“打两板子扔出去，不利于军民团结的东西！”）这共匪，不是一击则溃？

甲：嗨！

乙：咱们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哪里有不胜利的道理？哪朝哪代，有正规军败给农民军的例子？

甲：没听说过！

乙：说相声呢！这里是北平！天津都被共产党解放……占据了！

甲：没有没有。

乙：我告诉你，反正这次战役，就像总座预言的一样，优势在我！

甲：放什么屁……

乙：你说什么？

甲：我说，总座高见！

乙：哼，你知道就好。现在给我出去！我这里也有一则重要消息需要汇报，你别误了大事！

甲犹豫片刻，还是关门出去了。乙坐上了电报机，开始发电报。

乙：问主席好，问将士好，经潜伏我已获悉，国党余孽虽被包围，却仍计划对主席所在的西柏坡发动偷袭，具体时间和部署为……（接电码声）

发完电报乙也起身谨慎走到门前，附耳倾听门外动静，准备离开；甲突然闯入，将乙撞至门后。

甲：乙老哥！我东西忘拿了！乙老哥？

门旋回，乙出现。

甲：哎哟乙兄，真是不好意思，你看我这马虎劲儿，我豆汁儿喝一半放这儿忘拿了。

乙：我说刚才怎么闻到一股味道又酸又臭，还以为是抹布馊了。

甲：嗨，真是不好意思啊，那我走了啊哥。

乙：嗯，走吧

甲走到门口。

乙：站住！

甲缓缓转过来。

乙：你走半天又回来，就是为了这一口豆汁儿？

甲：嗨，咱就好这一口。

乙：行，走吧

甲转身欲走。

乙：站住！

甲：嗯？

乙：你刚才进来之前，有没有在门口听到什么？（画外重放一遍刚才

乙发电报时的话，突出“具体时间和部署”）

甲：我听到您说……北京烤鸭和卤煮？

乙：诶去你的！走吧，赶紧回去！

甲转身又欲走。

乙：站住！

甲：啊……？

乙：走吧。

甲：哥我说我要不在这儿站会儿，我腰不好不能老转身……

乙：废话，快滚！

甲顿一下，转身又转回来试探乙，重复几次，最后转身准备快速离开。

乙：站住！

甲转身抽椅子坐下。

甲：哥您说。

乙：你兜里装的，什么东西？

甲：没有啊？

乙抢握住甲手腕。

乙：给我！我看看！

甲：长官，咱可不兴这样啊，我成家了。

乙：少废话！让我看看！

乙抢夺，甲躲避，此处有一段配合双人舞。最后以两人公主抱动作告终。两人正抱着时，门被推开了，特务科长（以下简称科长）进入，看到两人，退出，关门。等待两秒重新入内，此时两人跳回正常位置。

乙：敬礼！

甲&乙：长官好！

科长：你们两个.....

甲：科长，您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

科长：不要在办公场所做这种事情。

甲&乙对视一眼：是。

科长：还有.....

乙：长官，这是一个误会。

科长:怎么不叫我呢？（轻佻地）诶？怎么不叫我呢，想当年我也是人称“军中玫瑰”的小舞王啊，诶你看我给你们露一手。

科长开始跳舞，甲和乙先是局促，逐渐放松，开始为科长拍手伴奏。

气氛逐渐变得欢快。舞毕，科长行礼，后突然掏出两把枪对准甲和乙。

甲和乙举手。

乙：您这是？

甲：科长，是不是搞错了？

科长：我经过多日侦察工作发现，咱们部里，渗入了共产党的间谍啊。

甲：科长，这怎么可能呢，只有那种指挥无能的机构才会被渗透嘛.....

科长：嗯？

乙瞪甲一眼。

乙：科长，咱们情报科的反侦察工作固若金汤，怎么可能会有共产党的间谍混进来呢？是不是，您的情报出错了？

科长：你，是在质疑我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叫“军中玫瑰”吗？凭的就是我多年的情报工作从未出错的战绩！玫瑰有刺，我也一样（抛媚眼妖娆状）

甲：科长！我检举！乙就是间谍！

乙：你！

科长：哦？证据呢？

甲：乙的行为非常反常！这么晚了，他鬼鬼祟祟到电报科说要发出一个重要消息！

科长看向乙。

乙：长官明鉴，我确实有重要消息传递！

科长：说说，是什么消息？

乙：是.....是北京烤鸭和卤煮！

科长：北京烤鸭和卤煮？

乙：对！局座说想念北平城的味道了，特令我去采购！

科长：蒋公喜欢吃这个？

乙：就好这一口！

科长：哦~蒋公原来就好这一口。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甲，乙陪笑。科长停止大笑。

乙：科长，我倒是觉得这小子很可疑！

科长：哦？为什么？

乙：我明明是来发送消息，却被这小子污蔑。况且，我过来时，这小子不知道在电报机前干些什么勾当！

甲：你少血口喷人！

乙：呵，那你自己说，你在干什么？

甲：我.....我在.....我在喝豆汁儿！

乙：在这里喝豆汁儿？

甲：家里那位不让我在屋里喝，嫌臭！

科长突然又大笑，甲，乙陪笑。

科长突然停止大笑，并一枪打爆了甲手上的口袋。甲，乙震骇。

科长：把我当傻子逗呢？啊？蒋介石吃卤煮，啊？还北京烤鸭？还豆汁儿？知道这里是情报部，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簋街！还有你（指向甲），豆汁儿，那他妈是人喝的东西吗！我光闻那豆汁儿味儿我都得晕倒.....呕.....哪的抹布馊了？呕.....

科长呕吐，晕倒

甲眼疾手快冲上前夺枪控制住科长，并瞄准乙，乙也掏枪瞄准甲。

甲：为豺狼虎豹卖命的败类！老子，就是共产党的人！你们杀了老子的爹娘，还想让老子跪下给你们磕头，是共产党让老子有尊严地活下

来！我告诉你，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天津已经解放，下一个就是北平！老子就是死！死在这里！老子的魂魄也可以看到革命的胜利！革命万岁！人民万岁！

画外音传来枪炮声和冲锋号声，画外音：“傅作义投降啦！北平和平解放啦！傅作义投降啦！北平和平解放啦！”

乙淡笑，放下枪。

甲：你干什么？我告诉你，革命胜利了！

乙：小同志，辛苦了。

甲震惊。乙从怀里掏出信物。甲颤抖着放下枪，从兜里掏出一模一样的信物。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背景音乐响起。

全剧终。

人工

不

智能

编剧 | 小波

人工智能

【公司布局充满科技感，墙上粘贴标语：以专业人工，铸精度智能】

作家：这地方可太难找了，说是一家位于专业化网络信息服务集散中心里的独立工作室，我在门口确认半天，这不是网吧包间吗？（敲门）

老板：请进。

作家：啊，你好你好，我是之前说好来实习的。

老板：先坐，我帮你申请一个工位。秘书！帮我开启2号工位的工作权限！

【外面传来网吧系统播报的声音：二号电脑已开机，卡上余额不足，请及时充值。】

作家：噢……咱们公司上班还得充值哈。

老板：不用担心，这个花费公司会报销。

作家：那我就放心了。

老板：从你的工资里。

作家：啊？

老板：很高兴认识你。（伸手、起立、握手状态）我们是一家以人工智能问答软件“Catppt”为主打产品的公司。软件的功能就是依托神经数据库处理分析客户提出的问题，并在短时间内快速输出内容做出相应回答。

作家：噢，我看到我的职位名叫客户问题在线处理公关，大概意思就是解决客户对咱们软件问题的网络客服对吧？我之前是个作家，对这种文字类工作还是比较适应。

老板：不全是，你主要是负责快速输出回答这一块。

作家：啊？那你负责的是什麼？

老板：我负责使用我的神经数据库处理分析。

作家：神经……数据库？

老板：☞自己的脑袋

作家：合着咱们这个人工智能是以人工为主的？

老板：人类思想才是最高的智能！（举起双手）

作家：所以，我的工作内容是，和你一起在软件后台伪装人工智能欺骗用户？

老板：怎么能叫欺骗呢？我的大脑处理器不输超级计算机。

作家：哦——神经病！我走了！（生气，准备离开）

老板：五个点。

作家：什么？（停顿，回头）

老板：工资提高五个点。

作家：就算你利诱我我也不会……（手指老板）

老板：十个点。

作家：我的手速也不输专业复印机！我打字的速度可是那一个个熬夜码字的日子磨练出来的！

老板：很好。那么开始工作吧。

作家：好的老板。我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假设你是一名大学论文指导老师，请以“形式与政策”为主题，交给我一篇三千字左右的论文。

老板：好的，以下是一篇“形式与政策”的论文……

作家：唉，等等……老板你怎么能这样子助长大学生好逸恶劳的风气呢？你怎么能够告诉他们你只要随便打开一款人工智能问答软件输入你的要求和论文主题之后就能得到一篇查重率在10%以下的优秀期末论文呢？

老板：好吧，那我是不会告诉他们在经过这样的操作之后你就能在十分钟之内写完一篇之前你需要花好几天才能完成的一篇查重率在 10% 以下得分在 90 分以上的优秀期末论文的。

作家：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如何制作 42 号混凝土拌意大利面？（疑惑）

老板：这很简单。首先准备适量的意大利面，橄榄油和 42 号混凝土。将一锅咸水煮沸，并根据说明烹任意大利面，再用筛子捞出煮熟的意大利面，加少许橄榄油。最后浇上 42 号混凝土拌匀。现在，您可以享用美味健康的 42 号混凝土拌意大利面了！（小袁 1 位，带道具上台做出相应动作，加橄榄油、混凝土和搅拌的表演需夸张、滑稽）

作家：不是……老板，这么离谱的问题都给回答吗？

老板：问题离谱不重要，答出问题很重要！继续！

第二番：

作家：好吧……我看看第二个问题。请问有哪些违法行为是合法的？

老板：违法行为里不违法的行为就是合法的。

作家：啊？不是，这，（语无伦次状）老板，这种问题我们必须回答吗？难道我们不能假装程序崩溃乱码吗？

老板：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勇敢面对他们！

作家：我看看这个啊…他说，今天看了个数据：2% 的人掌握了 98% 的财富。

老板：错了，而且错的很离谱！

作家：我其实也觉得离谱，那真实数据应该是什么样？

老板：2% 的人掌握了 120% 的财富。

作家：啥？咋还超 100% 了？

老板：剩下 98% 的人负债 20%。

作家：腐朽的资本主义！

（老板从桌下拿起镰刀和锤头敲一敲）

作家：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真是热血沸腾到让人 996 都不会觉得疲倦啊！我现在充满了工作的热情，再离谱的问题也无法遏制住……嗯？？食人族应该带着被毒蛇咬伤的病人去医院哪个科室？（演员 3 位，两个食人族演员押着被咬的病人从一侧上台，另一侧演员上台，举牌“医院”，老板回答出问题的同时将牌子翻转到背面“食物 中毒科”）

老板：食物中毒科。

作家：脑筋急转弯啊？！

老板：继续。

作家：好吧……请问在地下赌场赛马是不是叫私密马赛？

老板：是的，但是建议您不要赛马赌博。因为赛马赌博会让您倾家荡产，最后欠下敲多马贷。

（演员 3 位，一演员带马头奔跑上场，一演员手里拿钱在后、神采奕奕，前方站一戴墨镜演员；“倾家荡产”处赌博者钱被收走并撒飞，随后演员跪倒在地抱头痛哭）

作家：谐音梗！？

作家：一只猪想要摆脱被做成东坡肉的命运，该怎么做。

老板：走出苏轼圈！

作家：情侣之间只有关了灯才能做的事情是？

老板：开灯。

作家：人们总说真相浮出水面说明了什么？

老板：说明 $\rho_{\text{真相}} < \rho_{\text{水}}$ 。

作者：有哪些是没有十年脑血栓说不出的话？

老板：我有十年脑血栓！
作家：古代公务员叫什么？（提问速度逐渐加快）
老板：staff！（士大夫）
作者：哪吒闹海讲的是什么故事？
老板：来龙去脉！
作家：有一种很通人性的树，叫做什么？
老板：银杏树！
作家：大学生怎么庆祝泼水节？
老板：互相传阅论文！
作家：古代的鬼该如何称呼自己的妻子？
老板：内鬼！
作家：这都什么和什么啊！？
老板：咱们 Catppt 讲究的就是一个 有问必答！
作家：好吧好吧……但是，为什么来这里提问的人问的问题都这么奇怪啊！？
老板：我们这个软件还在内测试点阶段，目前我只定点投放了内测名额。
作家：你在哪里投放的啊？
老板：我记得有个地方是一家精神病院。
作家：你为什么要在那种地方投放名额？
老板：因为精神病院邀请我去演讲。
作家：为什么他们会邀请你去演讲？
老板：因为那是我的母院。（双手放在胸前，声调提高，停顿）我出院后自主创业成功，被评为荣誉病友。
作家：为什么精神病院还会评这种东西啊！？……我知道了，我被你耍了！我居然被一个神经病耍得团团转（恼羞成怒）……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逐渐气愤、着急）你自己玩你那“人工”智能去吧！（极度生气，摔门离开）
【作家愤愤离开】

底：

【作家离开后，全场灯光变暗。老板抬头，眼里闪着机械的光芒。】

老板：看到你写的小说被人骂像是 AI 编出来的，我还以为你是我的同类。结果还是令人失望啊。不过幸好你没有发现我的身份，我就继续这样在人类社会隐藏下去吧，哈哈哈哈……

（前方表演演员 5~6 位，一番演完快速换隔一场的道具和服装。老板和作家的对话速度相应放慢，让演员充分表演，给观众反应时间。）

前方表演演员道具：

1. 一口大锅或桶（体积需大）；三个大包装袋分别为意大利面、橄榄油、混凝土；搅拌工具；混凝土包装袋里需要装类似土的物品用来倒进桶里（能让观众清晰、形象看见）。
2. 两个食人族头上的草冠；两条草裙、马甲；一个大号牌子正反面印有“医院”、“食物 中毒科”。
3. 马头头套、假钱、墨镜、相应服装。

疯子
的
决定

编剧 | 小波

疯子的决定

第一幕

舞台布景：中间一张长桌，桌子由桌布遮盖。椅子围绕桌子，按规律布局。全场不开灯。

导演 1 入场，环顾四周，拉出顶头的椅子坐下。追光。

导演 1：今天，我要做出一个决定。

导演 2 入场，拉出对面的椅子坐下。

导演 2：什么决定？

导演 1：这个决定，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决定着我是生是死，是爱是恨，是自由还是束缚，是无家可归还是二环买房，是昂首挺胸还是点头哈腰，是孑然一身还是蜂拥蚁行，是特立独行还是随波逐流，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是众叛亲离还是成全家庭，是黄金台上还是案牍台下，是三十年以后还在街上捡别人吃剩的烟头抽着骂娘还是三年以后舒舒服服躺在躺椅上泡着枸杞吃粮，是.....

导演 2：停，停，打住。你就直说，你要决定去干嘛？

导演 1：我要排一部戏剧。

导演 2：戏剧？

导演 1：戏剧。

语速加快。

导演 2：戏剧？

导演 1：戏剧。

语速加快。

导演 2：戏剧？

导演 1：戏剧。

语速加快。重叠。

导演 2：戏剧？

导演 1：戏剧。

导演 2 猛拍桌子旋即跳上桌子。愤怒状指着导演 1

导演 2: 你他妈疯了!

导演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

导演 2: 你外套上都写了!

导演 1 把外套脱下来, 背面印着两个大字: 戏剧。

导演 1: 这两个字不是念.....

导演 2: 疯子。

导演 1: 疯子?

导演 2: 佛翁疯, 自以子, 疯子。

导演 1: 我说呢, 原来卖家发错货了。当时买这件衣服的时候我还以为买的是戏剧的 logo 呢。我找他退货去。

导演 2 跳下桌子拉住导演 1。

导演 2: 真是绝望的文盲。而且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换衣服, 是诊断你的病情。

导演 1: 你才是丈育呢。不过你说得对, 我刚才明明还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患疯病了呢。

导演 2: 正常, 搞戏剧的都这样。

导演 1: 你说什么?

导演 2: 没什么, 来桌上躺下, 我给你看看。

导演 1 躺倒在桌上。

导演 2: 让我从头到尾给你诊断诊断.....嚯!

导演 1: 怎么了?

导演 2: 你发际线有点高啊。

导演 1 坐起来。

导演 1: 这不是发际线, 这是我的底线! 请不要再触碰我的底线了, 先生!

导演 2: 好好好, 你先躺下还是。

导演 1 躺下。

导演 2: 你这眼神也有点问题啊?

导演 1: 啊?

导演 2: 典型的艺术家毛病, 好高骛远。

导演 1：哼，我那叫目光远大。

导演 2：行，张嘴，我看看。有意思，你这嘴能把黑的转换成白的，把好的污蔑成坏的，把强盗假装成善人，把妓女粉饰成烈妇，把浪费时间叫做追求梦想，把荣华富贵挥霍成一贫如洗，把珠穆朗玛山峰塌陷成马里亚纳海沟，具有如此伟力，你怎甘心躺倒在这里？

导演 1：我不愿去颠倒黑白，我不愿去混淆是非，我不愿用枪指向好人，我不愿为强盗作伥鬼。我不愿为婊子立牌坊，不愿把灵魂卖给魔鬼。我想去追求梦想，但我却一贫如洗。我从未踏足过山巅，我的声音只能在深沟下回响。医生，你说为什么我躺在这里呢。

导演 2：因为你疯了！你患了疯病，你躺在这里是因为你需要接受我的审视和检查。继续诊断！

导演 2 不断摸索，并不停发出惊叹声。一段时间后，动作停止。导演 2 拿出一张白布给导演 1 盖上。导演 2 走到台前跪下祈祷。

导演 2：全能的主，请将这只迷途的羔羊引向您的圣所。我们向您祈求，请召回您的灵，消除他的痛苦和苦难，并使他获得永恒的幸福和安息。全能的主，愿您以您和您那三颗太阳的光明照耀他的来世，阿门。

导演 1 坐起来。

导演 1：你干嘛啊？

导演 2：积攒一下功德。

导演 1：合着刚才那段是在超度我呢？还有你这三颗太阳的是哪个主啊？把我魂儿引到半人马星座去啊？

导演 2：没有没有。

导演 1：不是，你诊断完了吗？怎么还给我度上了呢？

导演 2：完了。

导演 1：所以怎么样？

导演 2：完了。

导演 1：我问你我怎么样！

导演 2：完了！

导演 1：啊？你可别吓我。

导演 2：不然我祈祷干什么？

导演 1：我到底得了什么病了？怎么上一秒还在聊前路下一秒就该找公墓了呢？

导演 2：那可是号称 21 世纪对年轻人致死率百分之百的绝症——理综症。

导演 1：我高考考的文科。

导演 2：知道，开口国际局势，闭口经济民生，满嘴顺口溜说话还押韵，傻子都能看出来是文科。呸！别打岔！什么理科文科！理——综——症，全称理想主义者综合症。

导演 1：可是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病啊？

导演 2：你没听说过，不代表它没有！

导演 1：我没听说过，它怎么能有呢！

导演 2：世界是唯物的！

导演 1：理想是唯心的！

导演 2：唯心？你睡公园长椅上吃不起饭的时候唯个心给我看看？你的理想能让你穿暖衣吃饱饭有地儿睡吗？

导演 1：唯物？我睡公园长椅上吃不起饭的时候我就是唯物的！我没衣穿没饭吃没地儿住纯属外部世界客观原因，和我本人没有任何关系。

导演 2：横竖不沾边？

导演 1：才华看老天。

导演 2：靠坑蒙拐骗？

导演 1：反正我命贱。呸，怎么说这么难听呢，那叫坑蒙拐骗吗，那是我用我的智慧和口才合理变现，被我变现的人也只能说他们活该！

导演 2：怪哉！今天还真让我遇着一个稀有病例，刚才只是初步诊断，现在倒是彻底确定了。你这疯病成因复杂，临床表现为精神分裂，无端臆想，情绪莫名高昂或低落，辅以不好好说话的症状。等死吧，没救了。

导演 2 转身就走，导演 1 拉住他。

导演 1：诶诶诶，你先别走啊，你说的这些症状我也没发作啊？

导演 2 冷笑，脱一件衣服转过身去，背上的字和导演一样。

导演 1：呀，撞衫了。

导演 2：你没有觉得和我聊天很通畅吗？

导演 1：哎呀，还真是，平常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总是谈不到一块。

导演 2：你不觉得.....我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吗！

导演 1：哎呀！莫非.....

导演 2：你就是.....

导演 1：我就是你爸爸！

导演 2：我呸！你就是我！你就是我！你是他妈的精神分裂了！我怎么命怎么苦啊！

我为什么刚被分裂出来就要当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分裂啊！

导演 1：诶？儿子，你先别着急.....

导演 2：你！都怪你！要不是你把我分裂出来！我就不用和你一样精神分裂了！

导演 1：儿子！你冷静一点，这不才一个症状吗。其他的肯定是误判，咱爷俩以后好好相处就得了。

导演 2：误判个屁！你好好看看，你后边是谁！

导演 1：啊？

全灯灭。第一幕结束。

第二幕

同样布景，但桌子仿照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摆上东西。导演 12 坐两侧对面自由爱情死亡依次上场。

导演 1：（小声的）他们是谁啊？

导演 2：他们是你的臆想！

导演 1: 我是问, 作为我瑰丽而又脆弱的想象的一部分, 他们各自的身份是什么。

导演 2: 恶不恶心, 问你自个儿去。

导演 1: 你不就是我吗?

导演 2: 我是你.....别问我。

导演 1: 好吧, 那我问问他们。喂! 你们是谁啊?

死亡: 我是死亡。

爱情: 我是爱情。

自由: 我是自由。

三人异口同声: 我们是戏剧三大永恒不变的主题。

死亡: 你们是谁?

导演 1: 啊! 原来如此! 你们好, 我是一条抛却了世俗的纷扰, 想投身于戏剧这条大河的小鱼。

爱情: 那你呢?

导演 2: 我是世俗的纷扰。不对不对不对,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简单地接受如此荒谬的一切?

自由: 我是自由!

导演 1: 这很容易, 接受想象的荒谬比接受荒谬的现实轻松多了。

自由: 我是自由!

导演 2: 可是你却总在现实的荒谬中无比痛苦。

导演 1: 所以我在荒谬的想象时绝顶快乐。

自由: 我是自由!

导演 2: 你别打岔! 荒谬的现实里没有你的一席之地!

导演 1: 你继续说! 想象的荒谬中你的天地无边无际!

自由: 我是自由!

导演 2: 你清醒一点!

导演 1: 那你把现实带过来! 只有现实能让我清醒!

导演 2: 你是说, 现实给你清醒的义务?

导演 1: 不! 现实剥夺我不清醒的权力!

导演 2: 那照你这么说, 我们只能以想象逃避现实?

导演 1：不，这怎么能叫逃避呢！这叫逃亡！

导演 2：逃亡？谁要亡你？

导演 1：帝国主义！

导演 2：真疯了这是。21 世纪了，哪来的帝国主义？

导演 1：你的思想觉悟太低了同志！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别说 21 世纪，就算是 31 世纪 41 世纪，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导演 2：这都哪跟哪啊？

导演 1：这就叫自由的想象。

导演 2：你这叫胡说八道。就你这样，还想排戏？找个地方洗洗睡得了。

导演 1：呵，你可别想三言两语就把我蛊惑。我告诉你，不排戏，毋宁死！

死亡：很好，我听见你在呼唤我的名字。

导演 1：（停顿，然后高昂的）是的！死亡！亘古不变的永恒！你就如同一位慈母，将世间所有伟大的渺小的肮脏的圣洁的丑陋的美丽的短暂的长久的尘埃都怀抱在您的胸怀。您让所有船只终将停靠，您让所有星辰自高天坠落，您让我见证燃烧的螺旋和冰冷的曲线。您予伟大以伟大，予永恒以永恒，予意义以意义，您，是造物本身！

导演 2：是不是造物本身我不知道，但是你这是情绪莫名其妙的高昂，咱还是赶紧去治病吧！

导演 2 拉导演 1 欲走，自由把东西扣在导演二的脑袋上，导演 1 挣脱。

自由：我是自由！

爱情：那么，对你的爱人当如何？

导演 1：（低落的）噢，我何德何能，竟敢妄尝爱情的鸠酒。那是一种如溪流般的婉转，如蜂蜜般的甜美，却也如荆棘般的苦痛。她如挽歌如流星如美酒如诗篇，我却是聋子瞎子被剥夺了味觉的傻子。我任由她离开，期盼她归来或不归来。爱情，爱情，美好而易碎的瓷器，她终不能由我拥有吗？我向您卑微地乞求，给我一次名叫爱情的洗礼！

导演 2：叫不叫爱情我不在乎，但现在叫情绪莫名其妙的低沉。没得希望了，病情已经板上钉钉了。

自由跳到桌子上在导演 2 脸上画画。

自由：我是自由！

导演 1：我当然知道！自由！啊！自由！

导演 2 站起来拍桌打断。

导演 2：你知道个屁！能不能好好说话！你问问观众谁他妈乐意听你诗朗诵？

导演 1 走到台前，问观众

导演 1：你们愿意听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未来的告白吗？

导演 2：他们愿意我不愿意！理想主义是病，得治！

自由冲到台下。

导演 1：诶！诶！回来！自由！回来！

自由：我是自由！

导演 1 冲下去追自由。全场灭灯。追光导演 1 和自由。

导演 1：自由！我需要你！我需要自由啊！

自由：我是自由！

导演 1：如果没有了自由，那人的所作所为还有什么意义！自由！别离开我！

自由：我是自由！

导演 1：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你太久了，自由！但是我不会放弃，我将终身奔跑在追求自由的路上！

全场关灯。

第二幕完。

第三幕

追光，导演 1 踉跄跑上舞台。喘气。

导演 1：自由.....自由！你跑哪里去了！

导演 2：别喊了，你要找的自由不在这里。

导演 1：这.....这是哪里？

全场灯光亮起，死亡，爱情，自由全都是普通人，在地铁上赶早高峰。

导演 1：我在.....地铁上？

导演 2：这里是上班必须乘坐的地铁，北京时间是六点四十五分。

导演 1：那.....你为什么在这里？

导演 2：现在距离你上班迟到还有 15 分钟，不过这已经无所谓了。你在出门前做了一个决定，于是今天你要到公司正式提交你的辞职申请。起初这只是一个念头，一个在你倒咖啡时不小心把衬衣弄脏而不得不手忙脚乱担惊受怕地从脏衣篓里挑一件相对能穿的衣服时不经意冒出来的一个念头。但是很快你的脑子就被这个念头所俘获，你的思维被这个疯狂的念头所感染——于是你做出决定，你要辞掉你的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去当一个戏剧编剧。不过你的决定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劝阻你。

导演 1：不！你没办法阻止我！

导演 2：我深知我的无力所以，你来做决定。

导演 1：决定.....决定什么？

导演 2 掏出一把手枪。

导演 2：俄罗斯轮盘赌，一颗子弹。

导演 1：你.....你要干什么？你把枪放下！

导演 2 拿枪对准了自己，开下了第一枪。

导演 2：你来决定。家里不同意你搞戏剧，不务正业。好好上班吧，爸妈含辛茹苦把你供到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不是让你去浪费自己的人生在狗屁戏剧上的。

导演 1：好，好，但是你先冷静一点，把枪放下！

自由下车。导演 2 再开一枪。

导演 2：你来决定！朋友们的笑柄！当年班上成绩最好的骄子，没有前途的狗屁行当！艺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叫艺术？

导演 1：别说了！别再開槍了！

爱情下车，导演 2 再开一枪。

导演 2：你来决定！爱情！你的白月光现在是别人的新娘！你能给她什么？房子？车子？安稳的生活？小丑都不如！

导演 1 跪下。

导演 1：不.....不.....不是这样的。

导演 2 连开两枪。

导演 2：你来决定！你写出来的剧本有人要吗？你排出来的戏有地方演吗？没人关心这些！梦想？被倒在垃圾桶里的剩饭都比梦想高贵！

导演 2 把枪递给导演 1

导演 1：不.....不。

导演 2：你来决定，最后一颗子弹，是留给我，还是留给你。

导演 1 举枪对准导演 2，又对准自己脑袋，灯光闪烁，死亡下车，全灯灭。枪响。

BGM：《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灯亮。

导演 2 靠在吧台，酒保在放歌

导演 2：大爷，能不能换首歌，这个听着心烦。

大爷：叫谁大爷呢？我才刚退休，来这酒吧兼个职。

导演 2：您都退休了那怎么.....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大爷：程序员，我今年才 36。

导演 2：对不起，那咱能换首歌吗？

大爷：你点份酒水我就换。

导演 2：行。要一份葡萄汁儿吧。

大爷：80。

导演 2：多少？

大爷：80。这是葡萄酒的价钱。

导演 2：我要的是葡萄汁啊？

大爷指了指后面的告示。

导演 2：未成年人禁止饮酒？

大爷：下面那个。

导演 2：成年人禁止不饮酒？什么破规定。

大爷：买不买吧。

导演 2：来一杯。最近有什么新闻吗。

大爷：剧院里上了一场新戏，叫什么.....《疯子的决定》。挺火爆票都抢不到，我这里有黄牛的你要不要。

导演 2：剧场里的.....戏剧？

大爷：啊，戏剧。

导演 2：戏剧？

大爷：戏剧。

导演 2：戏剧？

大爷：戏剧。

导演 2：戏剧？

大爷：戏剧。

导演 2：戏剧？

大爷：你去不去吧。

导演 2：戏剧.....不感兴趣。再来杯酒吧。

大爷：行。

全场关灯，追光。

导演 2 敬导演 1

全灯灭。

全剧终